

一条路牵出一个时代。一个时代的回忆，也是一个时代的蓬勃发展和未去的风华。

海上记忆

■高艳

1

金一东路，是上海市金山区石化社区一条长不过一公里多的路，西起卫二路，向东穿过卫（纬）一路、金（经）零路，到沪杭公路，有“金山南京路”之称。

能关联到“中华商业第一街”南京路是有原因的——在卫（纬）零路到卫（纬）一路段的商业街区，颇有南京路的风貌格调，与普通郊县集镇的街道有很大不同。

这条街和创建于1972年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几乎同步，于1974年1月落成。如今坚硬宽阔的路面、一幢幢楼房，而当年是大片大片的滩涂。五十多年前，这里是饱含热情、希望和力量的现场，七百多公顷（一期工程），五万多民工，完成了我国工业史上首次围海造堤，在荒野滩涂上建起现代化综合性石油化工企业。

1974年，19岁的陈建国初中毕业后，和几位同学带着行李坐着卡车从静安区来到金山。他回忆，当时的石化还在建设，金一东路上的建筑还很少，南侧的大堤路一期围海工程初具规模。他们的宿舍——金一东路两侧的石化一村、石化二村正在建，每天一个变化。

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上海石化，都要走过这条路，当时它还叫经一东路。1997年，石化街道办事处成立后，进行了系统的批量更名，2000年才改为“金一东路”。现在的金一东路仍不失宽阔，是石化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。

走在路上，两边是枝叶交错的梧桐，灰褐色树皮斑驳。这些围海修路时种下的树，一年比一年长得挺拔，它们和金一东路共同见证了“解决八亿人民穿衣难”的上海石化的发展史。

2

由东向西，金一东路1号是金山宾馆，在金一东路南侧，建于1974年，那时叫总厂外宾招待所（简称外招），总厂筹建阶段为接待外国工程技术人才所建。它是上海最早的涉外宾馆之一，也是郊县中唯一的涉外宾馆，由上海建工局承建。宾馆有8层楼面，14000多平方米，有电梯，120张床位。1982年3月，总厂外宾招待所正式改名为金山宾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总厂二期工程动工，外商和外国技术人员增多，在宾馆大楼（南楼）北侧建起了新大楼（北楼），1984年12月投入使用，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，客房360间，房间内配有当时算得上奢侈品的席梦思床、地毯、空调、电话、闭路电视、彩电、冰箱等。

金一东路2号位于路北侧，当年是上海石化总厂生活服务部，现在

是金山区教育局。这里曾是石化人的生活管家，除了逢年过节，平时也会分发福利，通知到各分厂后，卡车陆续从金一东路开过来，各类农副产品如猪腿、鸡鸭鱼、香肠、大米……纷纷搬下车。有时还会有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，作为奖励发给劳模、骨干或是献血的人。在当时凭票购物的年代，这些计划外生产换来的物资，成为金一东路上最惹眼的风景。

金一东路和卫零路（当时的经一路和纬零路）路口，是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的滨海影剧院，投资180万元，按大光明电影院的形制所建，设观众厅、休息厅、舞台、化妆室等。观众厅分上下两个楼面，1805个座位，乐池可容纳百余人演奏。舞台可供演出，也可以放宽窄银幕电影。化妆室

风华未远，金一东路地理志



经一路的早晨



经一路上的海云清真点心店 图片均由上海石化提供

可同时容纳300名演员化妆。这里的电影与上海市区的电影同步放映。陈建国曾在工会工作，他说，当时电影票价是一毛、三毛，抢手的电影《红楼梦》《三笑》《蝴蝶梦》《流浪者》《斯巴达克斯》六毛、黄牛价一块钱都买不到。平时工会用会费给职工买电影票，一个月一次，大部分职工都会看。

为丰富提升职工的文化生活，新华书店很早就建成。据石化老员工讲，1973年8月建起临时书店，条件简陋，还只是棚子，在总厂附近还设了多个点位摆摊。新华书店人、财、物都是由上海市新华书店总店兼管，书刊统一调拨，这使它和当时小县城的书店有很大不同。1978年3月，书店迁到当时的经一东路211号，总面积600多平方米，上下两层，楼上是仓库，楼下柜台外可容百余人选书。在金山区档案馆工作的“70后”宋春雷说，中学时，他和同学们会去新华书店买试卷刷题，男孩子喜欢武打书，在乡镇买不到的新华书店都有。他买金庸、古龙的小说，回家藏起来偷偷看，怕被妈妈发现。

3

解决数万人的吃饭问题是石化初建时期的大事。

1973年，由上海市饮食服务公司包建总厂饮食网点。1974年2月，第一家点心店在总厂筹建指挥部驻地后的草棚里开业。小店只有20平方米左右，一只修补过的大饼炉和一只铁锅，营业员5人，早点也仅有大饼、油条两个品种。同月，第一家饮食临时供应店在石化一村18号底层开张，除了大饼、油条，还有菜饭糕、麻球和各类炒菜。

次年6月，营业面积150平方米的石化第二次饮食店开业，座位80个。这里既对外营业，也是职工食堂，有各类炒菜和家常菜，中午各单位分批就餐。热闹的食堂荟萃各种口音，市区的、金山的，偶尔还掺杂着北方音调。支援的建设者来自祖国四面八方。

1978年起，金一东路（经一路）商业一条街形成，“海”字头店陆续成立：海光饭店、海峰点心店、海云清真点心店、海影照相馆、海浪浴室、海红理发店等。各新村饮食网点逐步配套，饮食业小店升格至具有一定规模的饭店，供应的品种也向大众化、特色化方向发展。除“海”字头店以外，还有利民点心店、丽园饮食店、老城隍庙餐厅等，供应各式面条、卤味、牛肉粉丝汤、油条、糕团、鸡肉小笼等。海光饭店是当时较大的店，营业面积有1300平方米，主营川帮、扬帮特色菜肴30多种。

有老人家回忆说，位于金一东路和卫一路路口的怡乐食品店是上海第

二家，也是全国第二家24小时店（第一家是诞生于60年代末的星火日夜食品商店）。怡乐食品店不算大，有七八十平方米，经营点心、奶糖、巧克力、冷饮、罐头等，十分受年轻人欢迎，是石化深夜经济的标志，这里自然而然也就成了石化年轻人谈恋爱的好地方。

爱好摄影的陈建国说，上世纪90年代，他经常会拍到一位老人走在金一东路上去吃早点。他个子不高，眼睛有神，有时他会和老人打声招呼，叫他“徐老”。徐老摆摆手，叫他“小陈”。

“徐老”就是上海石化总厂副厂长、总工程师、设计院院长徐以俊。石化的规划和设计，包括金一东路，就是由他主持的。徐老于1937年进入延安抗大学习，后留学苏联。

4

1974年初，石化的百货和烟糖都由一个机构经营，货源由上海市商业一局下属的行业公司计划调拨，实行统购包销。早期建立5个临时销售点，经营毛巾、肥皂、胶鞋、毛线、针棉织品等常用小商品百余个品种。1975年5月，在石化一村2号楼建有百货商店后，各临时销售店随之撤销，与烟糖、常用药品分开经营。百货商店按商品大类设计棉织品、服装鞋帽、胶鞋、文体用品、钟表眼镜等专业柜台，品种近千种。

1976年，建立石化百货公司和百货批发部（二级批），组建了初期的进、销、存网络。批发部承接市行业公司的货源调拨，承担百货商店的货源经营。1977年起，经一路建立商业街，百货商店扩大品种，在商业街中组建新城服装鞋帽、风车日用杂品陶瓷专业分店。

1978年，百货商店迁址至金一东路（经一路）、卫（纬）零路口，扩大了经营面积，有四层楼面，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。据宋春雷回忆，当年大人们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百货商店，大玻璃橱窗明亮的，布置得完全接轨上海市区。在昌明眼镜钟表店，妈妈给上小学的李静雷配了眼镜，要几十元，那时也算高消费了，让宋春雷记了三十九年。

一条路牵出一个时代。一个时代的回忆，也是一个时代的蓬勃发展和未去的风华。一步一履，有烟火日常在场的，也有时代向前的重量。

腌笃鲜

老上海的老磨坊

清咸丰年间（1851年~1861年），上海城区和闸北一带有磨坊4家：城内登云桥黄长泰、城外薛家浜面坊、小南门外佛阁街黄长兴、闸北太阳庙黄顺兴。磨坊均设置石磨，一般采取前店后坊、手工业与商业结合的经营方式，从浦东、周浦等地或豆市街粮行购进原料，磨成面粉，随时价卖出，亦有加工成面食出售的。除买卖外，还兼营代客加工或兑换业务。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前后，城区磨坊一度增至58家。

土磨坊设备简陋，多以人力或牲畜为动力，日产量最高不超过500公斤。19世纪末期，国外磨粉机器传入上海，机器制粉较石磨磨粉产量高、质量好，不久机制面粉就行销全市，城区的土磨坊逐渐淘汰。1917年，市区只剩土磨坊3家，即城内川河桥黄长泰、复善堂街钱发泰和海潮街顾顺兴。郊区土磨坊的经营也走向低谷。

清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英商拜伦在上海开设的上海得利火轮磨坊，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机器磨坊。清光绪八年，协隆洋行买办陈可良创办上海裕泰恒火轮面粉局。1920年，黄顺兴磨坊添置电动机代替畜力，从土磨坊改为电动石磨坊。

淞沪抗日战争期间，机制面粉厂衰落，磨坊逐年增加，从1939年始，先后创设的磨坊有90余家。机器磨坊多设立在上海四郊如白利南路、周家桥一带，仍用石磨磨粉，但推磨动力用电动机，一般职工不到10人，日生产能力二三百包，最多不超过500包。1943年12月，粉业专业委员会限制磨粉业主购买小麦、出售成品，进而又控制电力，禁止粉麦移动，致使石磨磨坊经营每况愈下。至1944年，机器磨坊降至4家。

简易小型面粉厂，是扩大的机器磨坊。上海沦陷时，面粉工业厂商受日本侵略者压制，只得将资本化整为零，迁往上海郊区设立小型面粉厂，亦有土磨坊改建的。当时此类粉厂在上海辖区内约有50多家，其中30多家分布在近郊江湾、吴淞、浦东一带。小型面粉厂日产量300~400包，因销路不畅、原料来源困难、资金短缺，大都时开时停。1947年、1948年两年，市区、郊区只存19家，其日生产能力仅为市区的6%~7%。

（摘编自《上海粮食志》）

解放日报 连载广告

刊登内容

-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：021-22898598

第一部小说在法国写成

为了抚慰一颗骚动不宁的心，巴金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，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快速记下一些往事、一些情绪、一些想象。他从来不曾如此杂乱地记述熟悉而又陌生的人与事，而这些，恰好构成第一部小说《灭亡》的前四章内容。

3月，是感伤的季节，也是创作的季节。这时，巴金的生活好像变得有了生气。朋友渐渐多起来。他从他们那里借到许多他所需要的书，每天紧张地阅读，同时从与高德曼等人的往来信件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安慰和鼓舞。他自觉时间太少，便把刚开头的小说搁置起来了。他给大哥写信说：“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候……我的心里有了希望，对于未来的信仰更加坚强，我觉得经过一次与恶魔搏斗后，我又复活了。我有创造力，我有生命力……我的生活曾是如此地绝望和痛苦，然而春天又把希望和勇气给了我，使我仍然抱着坚强的决心继续与环境搏斗，不屈服于敌人之前。”

七八月间，巴金肺病复发，遵医嘱移居巴黎以东一百多公里玛恩河畔的小城沙多-吉里休养。经学哲学的朋友介绍，他住在拉封丹中学饭厅的楼上，同住的还有两个中国青年，都是他的朋友。

3月份得悉家里破产的消息，巴金当即放弃到夜校上课，改作自学法文。在城里，他本来应当以静养为主，但他继续自学语言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翻译上去了。

小城安静而和平。巴金每天早晨和午餐后习惯一个人到河边的树林里散



巴金 激流一百年

林贤治 著

步，傍晚会同另外两位同伴一起沿着林边走走、谈谈话。经过校门，总是看到看门的古然夫人，恒常的微笑的目光，还有亲切的问候。这就是巴金日常生活的全部了。

待到翻译工作告一段落，巴金自觉有一种解放之感。这时，他可以读小说，读诗，读托尔斯泰、莎士比亚和惠特曼了。

一个晴朗的上午，巴金挟着一本惠特曼的诗集从林中散步归来，接到成都大哥的来信。信里谈到自己的痛苦和对巴金的期望，要他学成回国，“扬名显亲”“光宗耀祖”。字里行间充满感伤。巴金慢慢地一字一字地把信读完，他感到，兄弟间的友爱越来越深，思想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了。他认为，他应当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但是又怕因此过于刺激大哥，怕大哥禁不起打击。他痛苦地反复思量，终于想起箱子里的练习本，取出来翻看了几遍，决定把这些杂乱无章的片段改写成小说，让大哥看了之后，能够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
巴金认真地写起小说来了。每天早晨，他一个人在树林子散步，踏着柔软的土地，闻到不远处麦田飘来的成熟的

芳香，听着鸟雀的鸣叫，此时，他的脑中不再出现思想和问题，而是不断地涌出灵感，纷纭的人物、事件、情节和细节，展开另一个世界。傍晚，他陪朋友出来散步的时候，也还会不时地踏进想象的世界中。等到回校，他会尽快地回到书桌前，一口气把想到的所有这些都写下来。

不到半个月时间，《灭亡》就算完成了。

小说以1925年孙传芳在上海的军阀统治为背景，叙述在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中，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与当局的殊死斗争。中心人物是杜大心，一个患有肺病、性情忧郁的“病态的革命家”。他通过大街上的一个车祸事件认识了大学生李静淑，并随后认识了李静淑的妹妹李静淑。他爱上了李静淑，而李静淑同样爱他，关心他的健康和工作。他在工会里的工作非常繁重，然而他愿意用工作抑制自己的激情，一面爱着，一面极力设法和李静淑疏远。由于他早已把监狱和死亡看作自己的命运，自觉没有爱的资格，终于于所爱之人诀别。在深受他的思想影响的工会同事张为

群被砍头示众之后，他决心复仇，选择总商会的欢宴机会，开枪刺死戒严司令，然后自杀。

由于写作的动机带有自我表白的性质，因此，书中被肯定的“正面人物”都有巴金的影子，特别是杜大心。有日本学者甚至考证杜大心的“杜”即“甘棠”的意思，也即巴金的名字，明显有自况之意。杜大心作为肺病患者是多感的，既忧郁，又容易激动，性情上颇与巴金相近。他有一颗热烈的心，那种忘我工作的态度、自我牺牲的决心，都是巴金为之赞美的。巴金说在写小说的时候，自己已在思想和生活上充满了矛盾：爱与憎的矛盾，思想与行为的矛盾，理智与情感的矛盾。而小说中的杜大心，恰好身上有着同样的矛盾，只是被作者做了夸张的处理，将矛盾极端化了。巴金说：“横贯全书的悲哀是我自己的悲哀。”何谓“悲哀”？仍用巴金的话来解释，正在于“没有力量冲破那个矛盾的网”。

杜大心对人类怀着深爱，后来却相信憎而否定爱。他爱他的表妹，表妹被人夺走了；他爱母亲，母亲早早病故。而众多不幸的事情，也都不断地在周遭发生，他的心境大大改变了。在学校里，他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团体，后来竟完全抛弃学业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。对于爱，他有这样的议论：“我已经敲遍了人生的门，但每一扇门上都被涂满了无辜受害者的鲜血。在这些血迹未被洗去以前，谁也不配来赞美人生。”又说：“至少在这人掠夺人、人压迫人、人吃人、人骑人、人打人的时候，我是不能爱谁的，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。”于是，爱变成了相反的另一形态，就是憎；随之而来的行动，就是反抗，也叫复仇。

（四）

连载